



文・圖 | 潘正浩 (南投縣噶哈巫文教協會常務監事；牛眠社區發展協會部落營造員)

Revitalization of Weaving for Kaxabu People
カハブ「織物」の道の復興

噶哈巫復振織路

噶哈巫族與眾多平埔族群一樣同為台灣的原住民族群，即是清朝文獻記載的樸仔籬社群。織布（mutuun）為噶哈巫族女性重要的工作之一，其使用的整經的工具（basalousan），紡紗機（saiburetan）及水平式織布機（tatuunan）和其他台灣原住民大同小異。對於噶哈巫族群織布的描述與樣貌，我們可以透過文獻窺知一二。

文獻中的噶哈巫／巴宰族織布文化

清朝黃叔璥的《臺海使槎錄》〈番俗六考〉提及「樸仔籬、烏牛難等社有異種之狗，狗類西洋，不大而色白；毛細軟如綿，長二、三寸。番拔其毛染以茜章，合而成線，雜織領袖衣帶間；相間成文，朱殷奪目。數社之犬，唯存其鞞。」從中可知，噶哈巫／巴宰族喜愛將白色的狗毛以茜草染成紅色，並將狗毛織於布疋之中。此外，〈番社采風圖—織布〉所繪製部落婦女織布的器具，其樣式與目前國立台灣博物館典藏一套岸裡社的織布器具極為相似，有別於周遭泰雅族群使用三角形式的捲經桶，噶哈巫／巴宰族之捲經桶形式為中空的木頭製成，具有族群的獨特性。據噶

哈巫耆老潘永歷口述，這種捲經桶為樟木製作而成，直至921地震後部落還有一個被丟棄在眉溪溪床，可惜他要去撿拾時已經被當柴火燒過而作罷。

日人伊能嘉矩也曾記錄詳細的織布文化的概述及織布器具的族語名稱：婦女整經之後，會使用固定棒（kurusuru）在橫軸編織的中心維持工整，接著以分經棒（alilap）夾住，防止整



牛眠部落活動中心藉由彩繪呈現噶哈巫傳統生活樣貌，可以一睹婦女使用著傳統圓形的織布機具。

噶哈巫族婦女特別善於編織，以手製的苧麻為底，織上紅色、深藏青色或黑色為主的毛線，以簡單的三原色創造出不同的織布圖紋。服飾上的紋飾多變化，大約可以分成3~4個不同系統的圖紋，底組織多以平紋組織搭配挑花與浮織隔間線條而成。



加入臘，使用的器具為竹棒（saherehel）。除了文字描述外，我們可以從台大1955年的田野照片與台灣博物館典藏的文物，觀看噶哈巫／巴宰族織布器具的真實樣貌。

噶哈巫族織品介紹

噶哈巫族婦女特別善於編織，以手製的苧麻為底，織上紅色、深藏青色或黑色為主的毛線，以簡單的三原色創造出不簡單的織布圖紋。服飾上的紋飾多變化，大約可以分成3~4個不同系統的圖紋，底組織多以平紋組織搭配挑花與浮織隔間線條而成；標旗紋飾多以斜紋組織挑花及浮織隔間線條織造，除了固定幾款小圖騰之外，標旗上的大圖騰以不等邊長的菱形紋或蘆席式的線條組織為主，其編織手法之

過的經線的布寬伸縮，再把它分成上下兩層，其中的一端用織布箱（bugubugu），把這個繫緊固定在某個位置，另一端用有凹凸兩道溝的布軸（ajibak-an），在縫隙間插緊左右用腰帶（hahabuk-an）綁住一端，帶子繞在編織者的背上，以線梭（salaos-an），將緯線捲起固著放置，以綜統棒（tatulu）將經線分開，再將梭子穿插而過，以打緯刀（bahheza）開始編織，織出來的布面再用捲布軸（daduka）施力伸張整幅，如果要織出花紋的話，要另外使用挑花棒（dadalum），把絲線挑起分開，且為了要讓織出來的布面光滑，還會在絲線中



藉由文獻與現存文物的考據，我們試圖繪畫出噶哈巫族傳統服飾盛裝的模擬圖。（圖片來源：全麥羅／翁勤雯繪製）

精巧、紋飾之優美，堪稱台灣原住民族織品之一絕。

噶哈巫族的服飾保有典型的無袖方衣的型態，且滿版的衣服多為上半部縱向下半部橫向的圖紋排列方式，若為上方空白下方組圖的服飾，則圖紋多為水平連續的組紋方式，除此之外，有些服飾下方會垂以流蘇，也是噶哈巫服飾的一大特色。我們嘗試以博物館文物及部落現存文物，繪製出噶哈巫族的服飾穿戴風格，以繪畫的方式呈現噶哈巫的穿衣哲學。



織布工藝的復振

有鑑於噶哈巫文化的流失，身為噶哈巫族人必須重新了解正視自己的傳統文化，再由傳統文化的內涵，去複製甚至創新傳統的樣貌，藉由一次次的學習手做，去貼近與祖先之間的距離，感受祖先的智慧。然而，族服是一個民族最明顯的象徵，辨別族群的重要的依據之一，究竟甚麼是噶哈巫族傳統的服飾？我們是否能透過再學習的方式，將噶哈巫的傳統服飾再次重現？

2014年起，噶哈巫族牛眠部落參與原民會的〈平埔族群聚落活力計畫〉開始踏上了織布工藝復振之路。有別於其他原住民族群，在祭典仍有較鮮明的服飾表現或部落仍有織者從事傳統服飾的製作。對於噶哈巫族而言，織布文化由斷裂到重接才正要起步，典藏在博物館中的物件成為了我們最重要的老師。

為了確認文物的正確性及文化意涵，我們由各單位數位典藏網站檢視物件、採集地與相關資訊，並挑選幾組物件前往台大人類學博物館及國立台灣博物館進行文物的拍攝，將拍攝

我們號召一台遊覽車來到台大人類學博物館，透過胡家瑜老師的協助，讓族人們都能一睹祖先遺留下來的物件，透過耆老族語開場，青年為這場活動吟唱專屬的aiyen祭歌，有些族人非常開心且感到震撼，也有些族人緬懷過去而潸然淚下，闊別了90年噶哈巫人終於再次一睹祖先遺留的美。



的照片，透過部落耆老訪談，找尋屬於噶哈巫族文物的記憶，藉由一次次訪談去拼湊屬於噶哈巫的文物。我們在訪談紀錄得知，牛眠部落潘家古厝的媳婦黎文足apu述說，她的公公潘阿得先生曾經於60年代捐贈了4件衣服給台灣大學，希望能委由台大典藏保存，讓後代子孫們能看的到。我們號召一台遊覽車來到台大人類學博物館，透過胡家瑜老師的協助，讓族人們都能一睹祖先遺留下來的物件，透過耆老族語開場，青年為這場活動吟唱專屬的aiyen祭歌，有些族人非常開心且感到震撼，也有些族人緬懷過去而潸然淚下，闊別了90年噶哈巫人終於再次一睹祖先遺留的美。

為了能達到將傳統服飾織回的目標，我們進行了一連串的織布培訓計畫，起



桌上型織布機的第二堂課，成員開心的展示著第一堂課的平織布成果。



牛眠部落織品分析小組成員在尤瑪·達陸老師的協助下，一同進入台大人類學博物館，進行古文物的織品紀錄工作。

初，我們擔心學員沒有織布基礎且仍無法完全確定噶哈巫使用的織布器具，又擔心傳統地織機的操作，造成的身體負擔會讓學員打起退堂鼓。經過多方考慮，我們採取的策略為先學習桌上型織帶機，在吳品慧老師的帶領下，讓學員們了解織布的基本原理、理經配色、挑花技法與浮織技法，進而到如何增加第三個綜絲去改變圖紋的變化。再來，我們分組學習桌上型織布機的操作，向陳如萍老師學習不同機具之間的轉換技巧與原理之外，並透過多綜片且具有鋼扣的織布機的操作，增加織品的變化性，製作出寬幅更寬的布疋，至今我們培育了20多位族人，從完全不會織布，到現在能織出許多不同花樣的織帶與布疋並將織品縫製成實用的包包及許多實用的生活用品。即使織布課程已經告一段落，您仍可看見許多婦女們總是利用閒暇時間到活動中心織布，常常織到忘記時間，砰砰砰的織布聲在噶哈巫部落再度響起…

將傳統與驕傲穿回來

不僅如此，我們也從文獻的蒐集與紀錄，梳理噶哈巫族於織布工藝與文物的相關記載。

在文物蒐集部分，我們從部落中尋找現存的古文物並至國立台灣博物館及台大人類學博物館中針對噶哈巫巴宰的典藏品逐一拍攝紀錄。目前，我們已經蒐集國內外超過200件文物並透過文獻的對照，進行整理歸納的工作。2017年開始，挾帶著留存於國內外博物館中典藏大量文物的基礎，我們在國寶

級織布工藝師尤瑪·達陸老師的帶領下試圖著手分析典藏在博物館中的物件，尋找祖先曾經留下的織路，解開在織布中隱而不現的密碼，透過實作與祖先跨世代的連結。

2017年與台灣大學原民中心合作之特展〈我是噶哈巫〉，也展現四年多來噶哈巫族的織布復振成果，成功再製出了大湳部落潘阿金女士的嫁妝布與伊能嘉矩所採集的織花布片，噶哈巫的織品復振成果慢慢展現。噶哈巫的織布工藝復振的道路仍持續的向前邁進，希望未來有一天，噶哈巫人能重拾祖先的智慧，驕傲的穿回屬於自己的那套傳統服飾，我們也歡迎更多族人一起來投入織布文化復振的行列。◆



Bauké Dai'i

潘正浩

噶哈巫族，大湳部落出身，中山大學化學系畢業。現任第五屆南投縣噶哈巫文藝協會常務監事、南投縣埔里鎮牛眠社區發展協會部落營造員。曾以〈祖先的呼喚 (Apuapuwan a mikiliw)〉榮獲教育部104年度原住民族文學獎。2005

年開始回部落重新學習噶哈巫族相關文化，致力於噶哈巫語言、織品及祭儀活動的復振工作，號稱噶哈巫族當代織男。